「拾零篇」的拾零

項　青

握在許家石手裏的一枝彩筆，「畫」散文似乎比「畫」小說要自在瀟洒得多了。無論風格或筆觸，散文的形式，特別能表現他的揮灑自如，來去無礙。

「畫」字在這裏可以一語雙關。因爲他的東西，看起來眞不像一字緊跟一字在稿紙上努力刻寫出來的；該以句作單位——他是一句一句隨手畫出來的。

■　■

許家石總共出了兩本書：小說集書名「上昇的海洋」；散文集書名「拾零篇」。「拾零篇」好，名符其實的不拘內容形式，說到那裏算那裏，極適合許家石文字裏一貫的不拘小節，無可無不可那種味道。

我讀完「上昇的海洋」時，覺得書裏的短篇小說，有些寫得像一首新詩那麼難懂，有些又寫得太「小說」了，縛手束脚的，叫人看不過癮。其中有一篇，叫「採石船的故事」，我覺得最好的——它却十足像一篇散文，哪裏像什麼短篇小說！

■　■

「拾零篇」的作者序言，第一句話是這麼寫的

『嚴格說來，拾零篇不是一本水準整齊的散文集，因爲其中搜羅的，是我自大二以迄今日爲止的一些零星雜感；這是一段接近九年的時間，九年使歲月的兩端，註定了無法平衡與整齊……。』

短短數十個字，却同時透露了好幾樁消息：

首先，這個人倒誠實。水準不整齊就說不整齊，一點也不造作，或者老王賣瓜。

九年出一本散文集，足見寫得不算多——從文字上看，他不是一個多產者。

「大二以迄今日」的作品；可見此人還年輕。用許家石自己的話來說，年輕好。作品太「成熟」了，反是一種不幸——『它代表了一種面對未來，在舉步上的無能爲力』。

■ ■

「年輕」而且是「男生」的散文集，總算是可讀的。一般的想法，「年輕的女生」，寫的難免是星星月亮啦，藍色的夢等等呢喃式的散文。

而如果是「年老的男生」呢，那也累，多半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長串的教訓。

許家石十足的不屬於這兩個種類。不但不相屬，還似乎是相反、相斥。

這兩類甚至可列入許家石嘲弄的範圍，

■ ■

看一段相當直接，誠懇的嘲弄——

『我有幾位文章寫得並不通順，但新詩却寫得很像新詩的詩人朋友，看他們彼此作家來作家去的相互稱呼，心裏總忍不住想發笑。我也很不願跟作家相處，因爲和他們談話，除了文章，幾乎沒有別的可聊』（頁十一）。

你看，怎麼樣？讀這一段，你彷彿在一場衣香鬢影，笑聲融洽的宴會裏，看見許家石靜坐在一角，覽扭的沉默着。彷彿大家在街頭巷尾兢兢業業的奔波，他却獨坐在高牆之上，輕輕的微笑……。他自己不也寫作的嗎？偏要笑人家。然而流露在「拾零篇」裏的玩世，處處顯着一種「人世間的繁華」。即使那麼不肯隨波逐流的一個人，從一片茫茫人海看過去，你並不覺得他有什麼特別的不協調。

■ ■

幾篇描寫臺北街市的文章，眞是傳神。

這是道地臺北人筆下的臺北市，並非什麼轟轟烈

烈，也不是完全的平淡無奇：

『但是時代永遠是公平的往前走，住在一個大城市中，臺北人並沒有獲得什麼特殊的待遇，在所有的男貪女愛與慷慨悲歌裏，臺北人的每一天如同每一年一樣，冷靜地走過市區中的大街小巷，旁觀着一切千奇百怪的感動或噁心、日出及日落』（頁一〇四）。

『……乍眼一瞧平淡無奇，仔細看看，一個人生的通常規模，却在那裏若隱若現的浮沉着，中間有緩緩的沉重』（頁九十八）。

提起臺北，使人聯想到白先勇寫的一本小說集叫「臺北人」。兩本書之間，有着極大的不同。白先勇寫的是「人物」，許家石寫的是「感覺」。

我們正好可以這樣分——同樣是以文學手法，同樣瞄準「臺北」這個都市，白先生是縱的敍述，許先生是橫的描寫。如此說法固然嫌攏統了一點。然而小說與散文其中的一條分界線，不正好是劃在這裏？

■ ■

光說許家石以臺北爲題材寫散文，還不够表達我的意思。我覺得他比其他一切「鄉土作家」更臺北，比其他的「臺北作家」，更西門町。

他的文字不是「泥土味」，而是坐在摩登咖啡館裏頭，意態悠閒的那股煙味。

偶而進餐館，看見一羣擺着美好坐姿的年輕人，他們噴出煙圈時的自然與世故，那般神態眞使人羨慕——無所謂緊張兮兮，無所謂慷慨激昂。

妙的是，愈在這樣的姿勢裏，你愈能清楚的感知他們的年輕。就好比讀許家石的文章，在那種無可無不可的味道裏，你仍能看到文學作品裏特有的誇張。

■ ■

作者在兩本書的長序中，都正正經經的撇清「文學萬能」這類論調。

他像寫論文般的，反覆說明文學在這個時代裏，不過是諸種角色之中的一個小角色，並非什麼「經國之大業」；不是魔杖，也不是什麼「靈魂唯一的語言」。

他要如此不厭其煩的，證明文學的渺小，足見許家石別有他嚴肅的一面。

難怪他希望由「每一個讀書人的參與」，來寫書評；『讀一本書，同時介紹這本書的關係，是一種相對的權利義務關係』（書評書目四十八期，「讀書難」）。

也難怪他不希望對「拾零篇」的批評，『是來自所謂的文人作家，而是希望來自讀者』——『一批沉默的、未必懂得文學，不一定受過批評訓練，但却實實在在，每天都在孜孜生活的男男女女、市井小民，只有他們，才能眞正了解到，在任何抽象文字的後面，所蘊藏的某些事實上的痛苦或快樂……』（代序頁十二）。

我也相當讚成這個意見：讓文學終於能成爲人們生活的一部份，好比唐詩在唐代，好比李白杜甫在每一代中國讀書人中間，所形成那種可親，可以接近的典型。

說到李白，使我想起許家石的清逸飄忽，灑落豁達，確乎比較接近李白那種「介乎儒者與遊俠劍客之間」的味道。

然而李白是那麼一位中國的大文豪，若一定要把許家石拿來和他相比，就必要有個前題：那就是，其他的現代作家如王禎和，黃春明等等，先要假定他們是韓愈、杜甫……。否則，這篇拾零式的批評，是誇張得太離譜，太不成話了。

剪讀文摘剪貼簿 彩色套邊

剪報益智，效用無窮。一本嶄新型態，賞心悅目的剪貼簿——又稱剪讀文摘——已由蔡倫書屋出版。該剪貼簿設計新穎，能使剪報家剪貼過癮，完全不同於市面一般的內頁白紙；係十六開八十磅厚紙彩色精印，內頁一百面，活頁，橫直可貼，精美實用。最大特色係附贈「剪讀文粹」王雲五先生作：我的自修方法及美國納蘭摩爾作：讀書秘訣，寫作方法等多篇。每套優待郵購二本46元（附不同之文粹亦可分類貼用。一次郵購二套92元另送「傷永集袖珍簿」乙册內附尤特里羅石版畫乙幅。郵撥南字第31332號蔡劉素香（南市開元路三三三巷四弄五號）即寄上。